

吕氏春秋

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誦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

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索白中正若周時

伏一節加註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一

下聞之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舜湯微亦非也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

與湯也言雖聖不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

能無闕况賢者乎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慢我我

羞之也漫汗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湯將伐

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

力忍詢也詢辱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桀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死以受湯之讓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圖之武賢一作

小三百四十九 呂氏春秋卷九

者遂之也遂成仁者居之也居處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吾子也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位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民非仁也非仁也戰伐殺民人犯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伯故知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

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

也善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無能害故不

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

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羞居亂者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

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

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

適羽有動靜羽釣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

矛失戟得矛心不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却一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

退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不自安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

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

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孫孤特

夫位尊叔姓無孫名字高唐之天叔無孫曰矛非戟也

呂氏春秋十九

三

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

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

君子濟人於急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

不反反還也今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今此處人主

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

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

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

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

縞之冠丹績之袍縵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

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

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也加上

離俗

二曰君子之自

為一作

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

所行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

也通達

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

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取受也

快言

言氏春秋卷十九

四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

不取也

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亘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杵臼

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今弟子趣

駕辭而行

行去也

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

為魯定公之司寇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也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

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

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

苟誠也

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也殆近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裹一作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為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愛一作其國是一作

退以義程也義程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

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

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

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

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

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

終為天下撓撓擗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

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

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歧

之廣也郭湯所居也歧萬國之順也從此生至一作矣

大百六十三
小百六十四
吳王春秋卷十九

順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為乾

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正白

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報令尹子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讐計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

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

白公之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

亂也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

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

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

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

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失法伏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

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

令一作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

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

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

之高也西岳會稽之險山名在不能障矣障防闔廬之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澹乎四海也澹之東西南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思一作不臧也臧匱虛

素以公素質也惡其實也以小民皆之也皆公其之敵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

所受之得猶此之謂順情情情性也順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說通而化奮利行

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台氏春秋卷十九

七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舜曰以德可也行德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

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故曰德之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

武也作樂金鑄在後舜其猶此一作乎其臧武通於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新城公子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也姜氏申生母麗姬易之易

也毒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

也由遠姬施酖于酒寘毒嘗人人死食犬犬死故誅太

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劔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程

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煇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

也耳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

焉襄公名茲文桓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被

瞻諫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反禁楚子饗之曰公子

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共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于平原其邊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鞶弭右屬橐纒以與君周還子玉

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

而寬忠而能為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

誰能廢之後其後表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

為慢也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納也晉既定興師攻鄭

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

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

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

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逸於晉患也

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天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墨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

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

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

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

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

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也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田襄子負者也何患墨者

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二人孟勝之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及死孟勝於荆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傳一作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客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云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共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無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長春表卷十九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湯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

也

止試用也勾踐試其民於寢宮以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堂只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與與一作與懼者變莫邪利快也勇者以二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風沙大庭氏之神農也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

年雖功名猶可立立成古昔多出布衣定一世者矣

身終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法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無殺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主之不肯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誦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必登矢一作此殺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欲走也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也所求也

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周書周公作畜好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有讎而衆故流于彘

禍及子孫流故也彘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微我疆土此之謂也今世之人主多欲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也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形體也不可謂也舜布衣而有天下禁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也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墮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

敵之也如神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

居之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王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物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之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也過猶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謂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莊公為後十二世

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

此觀之咸陽市門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富自求於心而反求於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從之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

大二十九
呂氏春秋卷十九

十三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者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其罪之罪是以罪召

罪也召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

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猶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無所殺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周鼎有竊作

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

用之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與衆其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慶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天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勸樂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犯白刃冒流矢趨一作水火不敢却也却猶

晨寤興務耕疾厲楔耨字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不審矣善

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

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其衣服

冠帶官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

也天也禁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

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

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

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夫以治國則亡故

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

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莫此之謂也執一者

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

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所效之

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

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

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強

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

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立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春秋卷十九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難也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蒲也周書逸書成也蒲猶成也故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一作不信草木不大不信

陰陽皆不交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

果實不生在木曰果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故不成歲也

不肥則長遂不精也遂成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

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

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也乎於君臣不

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也易輕交友

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也親比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頓王天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

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猶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

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

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

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

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也承佐曰

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

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

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
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
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
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
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
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曹
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請
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
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夫九合之而合壹
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

大小
百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九

二八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讀飾

曰物物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

難瞻則恐恐則離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且苟

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犬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

禁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璫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論一作術則見外子孫氏武

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

養而季魯國以此言也毀也毀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

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龍之別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誰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親習者不知理無目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曰文侯也亦過過也論語

言俱不適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孟嘗君齊公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

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上羽之也翼羽窳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

從者甚衆窳戚飯牛居卓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王樂土爰得我

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二三歲貫女莫我肯得逝將去

女適彼樂土樂國樂國受賜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

彼樂土樂國樂國受賜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請置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窳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桓

公大說將任之任用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呂氏春秋十九

二十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扞也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也從也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也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寒暑燥濕非能害古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衆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呂氏春秋二十

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句所無者無以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奉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夷穢之鄉東方曰夷

所封濱於東海也

大解陵魚其鹿野瑤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

無有揚漢之南揚州漢百越之際百越有敝凱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焉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氏

羗呼唐離水之西燹人野人燹讀如匍篇笮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

鴈門之北鷹隼所鷲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

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有君不如此諸夏之亡

曰多無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無長

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類種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莫如置天子也置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君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長幼奉長卑事尊禮不得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諫止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豫讓欲殺趙

子也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二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也索求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謚公君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為不知也於海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一名鴈頭生雞頭也冬日則食橡栗橡其狀似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往死教公之難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呂氏春秋卷二十

三

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今不死其難是為使教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人後世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厲人主之志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忠臣察則君道固矣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也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宇之也

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湏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樂高氏戰于

稷樂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門樂施疆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也起後世之亂自此始也始首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也盍何不也行去協而耰遂不顧種也協和悅也耰覆也顧視也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止以

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

達通也

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

削下也卒殺衰也

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

少小也

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

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

得之者若

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

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言

湯武也失之者若桀

天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紂故曰古之道也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

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為賢者慮也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

其所求者

瓦之間隙屋之隙蔚也

而燕爵

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

固妄誹言豈不悲哉

燕爵為鴻鵠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

與弟子一

燕爵為鴻鵠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

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燕爵為鴻鵠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

為天下惜死也

燕爵為鴻鵠

肖人也不足愛也

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燕爵為鴻鵠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

哉

燕爵為鴻鵠

我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

不濟也

燕爵為鴻鵠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

活謂我夷其能必定一

燕爵為鴻鵠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

活謂我夷其能必定一

燕爵為鴻鵠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

活謂我夷其能必定一

燕爵為鴻鵠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

活謂我夷其能必定一

燕爵為鴻鵠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

活謂我夷其能必定一

燕爵為鴻鵠

世則未之識也識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也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或夷
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
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乃解衣是以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食之不亦不義也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

若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撥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之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辭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晏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

三解

卷二十一

六

所以移忠於君利社稷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

不肯延陵季子吳國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伯盈之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

語云令尹子皆有所達也厚味有所達則

物弗能惑也動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還

反涉江涉度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入

也親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劔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柰何憂於

龍焉憂懼也龍俛首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

分利害之經也道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蚩息人亦

有困窮屈匱有克實達遂達通也此皆天之容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也俞然而以待耳安俞也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呂氏春秋卷三十一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群公子之子故曰不祥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及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胥勾兵鉤頸直牙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言今競也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

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福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

子惟之矣惟宜也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踊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

不義以去死求生不必生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也處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

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

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

呂氏春秋卷二十

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願得而聞之願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釋舍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

以所以利論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也

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之矣白圭無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出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不肖以利故

也日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

也日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也召致氣同則合也合會聲比則應也應知

故鼓宮而宮應也鼓大宮應小宮鼓角而角動也擊大角動小角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禍福

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致召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

四三十一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九

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

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人攻以止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凡人之攻伐

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

攻矣無名實之固雖疆大則無為兵所自來者又

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陽浦舜却

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伐屈虜有扈

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王以上固皆用

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

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

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

常聖人之元也元寶壁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

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無事之適得其時則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筋

之司城司空鄉官宋武公名司空南家之牆擊於前

而不直擊錘出曲也西家之潦徑一作其宮而不止

子罕之宮而不禁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士尹池問其故同不直不司

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鞆百也鞆履也作鞆也工

車鞆之鞆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鞆以食三世矣鞆作

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鞆者不知五處也吾將不

食鞆不自食無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

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於弗禁也士尹

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

不可攻也其主賢主臣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民

仁者能用人用人為之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

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

而祈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

敵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代使宋在

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

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

卷之二 公室全

十一

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春秋

相三殺宋昭公終身但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

節儉等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趙簡子將龍衛使史

默往睹之視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趙簡子曰

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蘧伯

玉為相史鱘佐焉伯玉衛大夫鱘亦謂之大夫字子

魚論語云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其聽君從易

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

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容也吳

鱘公子荆公叔發公子翬曰衛多趙簡子按兵而不

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則謀不虧

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從之賢主之舉也

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也血脈欲其通也通筋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

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

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滯不流樹鬱則

為蠹蠹中草鬱則為菁菁國亦有鬱生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

災叢至矣蠹聚上下之相忍也且此出矣出生故聖王

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

虐民國人皆謗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

巫監謗者召公問大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

以目已以不目相視而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止

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

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

大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師詩不見曰矇師書

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以通見近臣盡規規親戚補

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

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

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彛流放也彛河此鬱

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

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相公曰暮矣相公樂

之而徵燭觴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

以出矣出公不說曰仲父年耄矣寡人與仲父為樂

將幾之請夜之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

將幾之請夜之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

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

無名無慎終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勸君使若何

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愴愴墮也也於

樂樂酣今樂而益飭飭正也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相公

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相公燭公不留相公列精于高

聽行乎齊湣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

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

如何也侍者曰公姣且羸好貌也列精于高自謂其從者曰

窺於井察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

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

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其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

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

日矣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而無所鏡其殘亡無

士乎獨士履禮正不阿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

惡士之明已也鏡以玄錫摩以白旃是說鏡之明已也

也士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

巴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正已之明已也

之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歌也愛

我鐸也不愛我臣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之惡我藥石也美彥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也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正質必使我醜醜尹鐸

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而不愛君之過也明鐸

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謂相人於師

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數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

醜也謂簡子色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

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

不居趙地居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便猶在左右也

達鬱

子氏春秋卷二十

十四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勢不便時不利事

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鮒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天論論者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池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其刀羽山

之山也書云醜乃禹不敢然而反事之官為司空醜
事舜治水土者也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得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為脯梅伯鬼侯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文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

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辭去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與王

力不足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

為齊所獲故曰棄群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益

呂氏春秋卷二十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燕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訪之以自因乃發小使

以反令燕王復舍燕王使從者也反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田單盡

無田單幾不及免矣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盡田單以即

墨城而立功潛王驪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

軍故曰而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陪之必高

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陪累

重乃易毀也陪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潛王驕

其唯有道者乎危有道者能滿而不溢高而不楚莊王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之父也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

履及於劍及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

郊邑外與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

之折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委服告病病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闔廬門宋城所

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還反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臣春秋卷二十

十七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邪而計之以義進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也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自智則專獨不咨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也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壅塞

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擅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郤三郤王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

迫迫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却犂却錯却至于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言厲公也二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常謂害賢近不肖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疾言自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李悝

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史記卷二十

十八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

自為取師者三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

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今以不穀之不

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

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

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

受辭受不當受辭受則原竭之則謀慮之言竭盡也李

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太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

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

群臣

莫敢諫王

莫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也

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

為無主

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民

為無民

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

出去也

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

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八民春秋卷二十

十九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

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

微無幾近

由是論之失國

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

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

本原趙簡子沈鸞

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

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

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

過而絀善也

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

故若簡子者

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

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

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

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休止也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凰鴻鵠鶴

鷺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凡居於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

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

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

呂氏春秋卷二十

二十

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曰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

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為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

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疾也眾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以

至先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先知者則以為

有神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幸者必須表故曰其數不

然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有一作之矣邠成子為魯聘於晉

過衛邠成子魯大夫也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也以璧送邠成子

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其僕曰曷者右宰

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曷曩也甚厚也今侯淠過而弗辭何

也重過不辭古宰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

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

作右宰穀臣死之也甯喜衛大夫甯惠子孫父共逐獻公出之

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

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

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也還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邠成子之謂乎邠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西河王錯譖之

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屣屣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

應之也雪拭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秦

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王可以治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

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國從

此削矣也削弱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

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

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

相髡許鄙相服張後竅也之字投伐褐相宵脅管青

相臆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

徵也也而也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

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物言薄令薄也鐵作鐵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也動蘇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也育長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也通利

不壅閉無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

矣也雄曰鳳雌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

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也共國伯爵夏時請侯也也附

周厲之難天子曠絕也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

而天下皆來謂矣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也善說者不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

惠王死葬有日矣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從

也天大雨雪至於牛日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也給足請弛

期更日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也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

言未有以言之也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也言唯

能事之也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文王曰諱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也

古文書卷二十一

三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

而暇孫樂厲之子也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隨也當諫君免也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禹誅也於舜用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及其也

公相成王而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來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

過哉豈不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大正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三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文

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

厲去矣妖怪厲惡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齊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

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是

察賢

三曰今夫爰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振樹蟬飛土不能也明火不獨在

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也當今之時世闇甚

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

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

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六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在也猶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歿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間而軼之間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

車不載尚其僕曰君胡為軼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軼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吾安敢驕之

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臣下於是

君請初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其時往請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上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夫如雨扶傷興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量
也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也惑怪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相為謂
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

大二十九年
卷二十一

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許至于岐下遷狄難也狄人殺統今之商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皆
戰聞殺人之子弟也皆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

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以所
奚以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謂民人也也策筮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擔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
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能尊生雖貴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父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士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也

釐復謚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誠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失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柰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

故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

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慈教

象之法夾日而氣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

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也

傷之人無壽類矣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

故曰無壽也
重讀復重之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

炎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當其

也豐年故不耕植則穀不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要親

績自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以民為務

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等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尚王曰必一作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

以

公輸般為高雲梯



不可得也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也 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也 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利言皆欲也 昔上也 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石在左馮翊夏陽之北 曰梁在彭城呂縣大 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山之上未通河 水穡積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古旱盡皆滅之也 滅名曰鴻水

焉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 乾

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也 禹致群臣於會稽也

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決民得此禹之功也 功活

動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

也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真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 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惡子之頭石可以代之也

之子也 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頭乎公取其不與耶 子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 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為河等 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氏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用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
政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溼猶邊也所為貴驛者為其一曰千里也貴其旬
日取之與驛駘同十日亦至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夫輕利也小曰終日而至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則與無至一作同是射三百步終一可乃至吳起謂荆
三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三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計耳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實廣虛之地皆不欲往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故人所射之矢以插
亂而射王尸欲為羣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臣被誅以自為無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
疾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之孫信公

之子諸見也公孫無知 無知不說殺

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飛鳥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

君公孫無知自正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疾也周武王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東周之君而周之君伶悝也今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

悝已死因報而周武周以為不信曰厚罪之報所

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立鳩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言吾

貴卒

